

谢德林短篇作品选

XIE DELIN
DUANPIAN ZUOPIN XUAN

江苏人民出版社

谢德林短篇作品选

〔俄〕谢德林 著
石枕川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南京

谢德林短篇作品选

〔俄〕谢德林 著

石枕川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0

书号: 10100.343 定价: 0.63元

前 言

谢德林（1826—1889年）是米哈伊尔·叶夫洛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的笔名，十九世纪的俄国民主义讽刺文学作家。他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曾在沙皇政府陆军部、内务部供职。当时的农奴制度的残酷现实，以及官场中的腐败现象，给了他很深的印象。早年，他在民主主义思想影响下，写过《矛盾》和《莫名其妙的事情》两部中篇小说，宣告了他本阶级的叛逆者，因而被沙皇政府放逐到维雅特加。在八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对社会作了精细的观察。1856年他重返文坛，开始用谢德林的笔名写了大量讽刺作品，对农奴制度及沙皇专制统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深刻无情的讽刺，为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启发和鼓舞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谢德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他的主要作品有《外省笔记》、《哥罗夫略夫家族》、《一个城市的历史》、《在国外》、《官老爷和官太太》、《塔什干特们》、《寓言集》、《普舍洪尼耶的往昔》等等。他是马克思所喜爱的俄罗斯作家之一。列宁在其论著和演说词中曾提及或引用谢德林作品的地方共达八百多次。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说过：“不假谢德林之力，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谢德林写作的形式和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他的作品有讽

刺特写和小品文，小说和对话，戏剧和评论，还有寓言。描绘的人物也形形色色：贵族地主、农奴、官吏、将军、商贾、资本家、知识分子等等。他的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对现实的剖析，既冷静又严酷。他有时对情节并不作严密的构思，但透过那些表面上平淡无奇的描写，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精细观察和思想深度。他忽儿借助于夸张和想象，忽儿插入严肃而深刻的议论，并且随时用他的讽刺嵌入作品。他被文学界公认为果戈理之后的又一位现实主义讽刺作家。

谢德林并不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但他有一种倔强的意向，那就是去认识、体会、探求俄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尽管作者最终并未能够看到真正的前途，但从当时来讲，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这种精神，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必须指出，谢德林有些作品的内容比较隐晦，用词造句也较为晦涩难懂，这是作者在当时沙皇严格检查和控制书报出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这可能会给阅读带来一些困难。为此，对本书选译的各篇作品的历史背景和主题思想，我们都作了些简要的介绍，有些难懂的地方，则加了一些注解，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谢德林的作品较多，已译成中文出版的很少。本书选译了不同题材的九篇作品，主要译自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恩·谢德林（米·叶·萨尔蒂可夫）作品选》，一九五三年出版的《米·叶·萨尔蒂可夫—谢德林选集》；苏联真理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恩·谢德林全集》。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的石枕川、袁振武、邹淑群、马国辅、秋枫、陆肇明等同志，李辰民同志对

文字作了润色。南京铁道医学院外语教研室洪熙同志，承担了本书的校订和编辑工作。

由于原著在语言上有一定的难度，加上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目 录

米沙和万尼亚(石枕川译)	1
地主庄园的一天(袁振武译)	17
玛芙露莎(袁振武译)	51
助理文书讲的第一个故事(邹淑群译)	64
乡村女教师(马国辅译)	80
佩杰柯娃太太(马国辅译)	94
社会中坚(秋枫译)	116
仲夏夜之梦(陆肇明译)	156
帕祖欣之死(石枕川译)	202

米沙和万尼亚^①

——一则被遗忘的故事

前厅里坐着两个孩子，米沙和万尼亚，在等候太太回家。快半夜了，太太还没有个影儿。一小节蜡烛淌着烛泪，烛头上开着一朵灯花，昏暗的摇曳不停的烛光只照亮了谈话的孩子的脸庞和他们跟前的桌面。四周都是黑黝黝的，屋子静得象口棺材。打杂的女仆们早已吃过晚饭，溜出厨房，随便找个地方倒下睡了。她们睡前曾叮嘱两个孩子，一听见太太回来便赶快叫醒她们。有个白影儿在窗外时隐时现，孩子们疑惧是一具活尸在探头探脑，吓得直打哆嗦。其实，这不过是飞舞着的雪花罢了。

万尼亚这孩子生得结实、灵巧，黑头发、黑眼睛。他极力使米沙相信，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说，有次曾亲眼看见一个真正的僵尸，他也没有被吓倒。

“我什么都不怕。”他正说着，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掠过东家的宅院，呼呼的风声吓得他脸都白了。“我只觉得没意思，不过和你在一起呆着，也还不错。”

^①1863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同年收入《天真烂漫的故事》单行本中。作者在这个短篇中描绘了小农奴的悲惨遭遇和他们对于剥削者的反抗。

“你说说，咱们怎么火葬自己呢？”米沙提心吊胆地问他。

“火葬这事儿咱们办不成。”万尼亚回答时那种叫人心悦诚服的语调，使得米沙立即放了心。

米沙跟万尼亚截然相反，是个孱弱的、神经质的孩子，有着白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他不时地瞧着愈来愈阴暗的天花板，不禁全身打颤，身子都蜷缩了起来。

当我把这两个孩子介绍给读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热烈的、可是听了有点儿令人奇怪的谈话。

“冷冰冰的刀子戳进去，想是疼得很？”米沙盯住万尼亚的眼睛问。

“疼这么一下，以后就不碍事了。”万尼亚回答，同时爱怜地摸摸米沙的脑瓜。

“你记得厨师米赫是怎样自杀的？起初尽嚷嚷：我要自杀啦！我要自杀啦！但刀刚捅进脖子，血刚流了出来……”

“厨师米赫算个啥？他生来就是个太笨蛋！后来，说是伤口治好了……干么救活呢？反正是这笨蛋活受罪。咱们要做到刀子进去就活不了。”

“那你把刀子准备好了，万尼亚？”

“早准备好啦！一大早就把它磨利了！不过你要留心，到时候别畏畏缩缩的！”

米沙看着烛花，轻轻地叹了口气。

“要不要把烛花剪掉些？……这是最后一次了。”他说话的声音里带着一惊一慌。

“还用得着剪吗？跟你说了吧，小米沙！如果咱们眼下

这么做了，就一定能进天国。因为咱们年纪小，没有罪孽。那时卡杰琳娜就得替咱入地狱！”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也得为咱们吃点苦头了？”

“说不定上帝会饶恕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因为这些坏事不是他亲手干的。”

“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少不了要受罪吧？”

“她要受的罪就甭提啦，小兄弟！即使她呼天唤地也不管用！先用铁钩扎进她肋骨，把她吊起来；再逼她光脚走烙红的铁板；还要叫她舔烧红的煎锅，用铁鞭揍她的光脊梁……那么一大堆刑罚，单是说说也叫人害怕的！”

“象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那号人一定受不了吧？”

“她这恶鬼到时有什么办法呢？受呗！在那儿，米沙小兄弟，压根儿就不理睬你受得了受不了的。小兄弟，人到地狱，就得受罪！受不了，也得硬着头皮挨！”

话到这儿暂时停了下来。街上突然传来狗吠声，凄切而又哀怨——只有狗才能叫得出这种声音。

“唉，那是特列佐尔卡嗅到了死尸的味儿！”米沙吓得连声音都变了样。

“它哪能嗅不出呢？当然嗅着了！看你，又害怕啦！”

“不，万尼亚，我不怕。只……只是想，为啥狗常常能嗅出死尸的味儿？”

“因为狗是人的朋友！拿马来说，也算是人的朋友，但马不懂事，狗却能懂，所以一嗅就嗅着死尸的味儿了。”

“万尼亚，要不，咱们还是投河去？”米沙突然问。

“你真是怪人，小米沙！你先说说，眼下水有多凉？你说，难道现在是夏天不成？”

“是啊，眼下的水冰冷冰冷的……投入水里吧，你又受不了！”

“正是这样！你想投河死吗？就得钻冰窟窿，就要拚命挣扎，很有可能又会爬出来。那好，你就等着受罪吧！你想想，用刀子多爽快——一刀子进去，万事大吉。当然，要使出点劲！”

“那时咱们再也不会挨揍了！”米沙悄悄地说。

“是呀，再不会挨揍了。天使将把咱们的灵魂带到上帝跟前！”

“上帝满不错吧？”

“上帝会问：‘天国的子民，你们为什么不等到期限来了呢？’他还会问：‘你们干么要急忙尝试死亡的痛苦？’那时咱们就把一切事情都说给他听！”

“咱们要把所有的事一古脑儿端出来：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是怎样折磨咱的，咱们的日子有多难熬，整天挨打……挨打，老是受虐待！”

米沙垂下了头，心坎里的热泪从他眼眶中扑簌簌地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挡也挡不了。泪水一个劲地流着，就象泉眼里溢出的水珠。万尼亚向恸哭的米沙劝慰说：

“明天咱们故意气气她，气气这个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他说，“明天她的客人坐满一桌子，可就找不到伺候的人啦！”

米沙叹了口气，算作回答。

“我把餐刀都藏起来了，”万尼亚接着说，“叫他们连饭也吃不成！”

米沙照旧哭泣着，怎么也停不下来。万尼亚为了使他宽

心，使尽了一切办法：先是把灯花剪去，再看看窗外，说：

“嘿，你瞧！这场雪下得多大呀！”最后他用童声唱道：

“唉，夜啊，黑沉沉的夜！”然而米沙听到歌声，愈加哭得不成样子。

“你这人就爱哭！”万尼亚忍不住说了他一句。

这时客厅里的时钟当当地敲了起来。米沙听到这一下一下的钟声，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叹了口气，止了哭。

“太太快到家了。”他数了数钟声，刚好十二下，于是担心地说。

“你等着吧——快啦！”万尼亚回答他。“唉，现在要能痛快地睡一觉该有多好！”

“不，万尼亚，看上帝的面，千万别睡！”

“你又害怕了？”

“害怕！”米沙承认道。他的整个身子愈加蜷缩成了一团。

“你真是个傻瓜！跟你说过多少遍了，那儿啥也没有。”万尼亚指着通往黑洞洞的过道的门训斥米沙。“要不，走一趟让你瞧瞧！”

不过，他只是说说而已。随后两人都不吭声了。周围一片寂静，静得直叫人心里难受……孩子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晃动的烛焰，而万尼亚却用大拇指在桌面上划来划去，他把大拇指揪得紧紧的，一路划，指头就一路跳。这时屋外的狗又叫起来了。

“你瞧这狗！它又叫了！”万尼亚嘟哝说，接着又问：

“眼下奥丽娅在哪儿？”

奥丽娅是米沙的姐姐，十八岁，是个俊俏的姑娘，金黄

色的头发，白净的皮肤，很象她的弟弟。半年前她失踪了。有关她突然失踪的事，在仆人中流传着种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恶劣的生活使她受不了，也有的说她是由于遭受了见不得人的羞辱，不过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某天早晨，她上河边洗衣，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岸上有她那一篮子没洗净的衣服，但没有她的衣衫，也不见她的尸体。还有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失踪前两天，她的头发被人剪了，因此哭得天昏地暗，痛不欲生。然而太太却捶胸顿足、赌咒发誓地要人相信，奥丽娅这个贱货之所以投河，不是因为受了什么虐待，而是为了掩盖自己没脸见人的羞事。总之，其中存在着某种使人感到痛苦的秘密。她真是投河死了呢，还是逃跑了，也还没有弄清楚。在侦查过程中，有几个仆人证实奥丽娅的“日子不好过”，但因为这事发生在市梢，出在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的村子里，所以县警察局长对诸如此类的话一概不信。

“哼，胡说！你们要讲实话，别扯谎！”局长训斥了证人，随即差人去把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喊来。

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连声哎哟哎哟地表示惊讶，接着又推三阻四地说，她家的仆人非但说不上受虐待，而且，餐餐都有牛肉吃的。局长当即传人讯问，“真有牛肉吃的吗？”有人回答说：“有的。”局长想了想，鼻子里哼了几声，作了记录：“地主赡养下人恩泽备加，甚至以牛肉相待。”

“你们这些骗子，干么说谎？”他问这些仆人。仆人们个个脸色煞白，畏畏缩缩地站着，有的人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而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见这伙人执迷不悟，当场就昏厥了过去——因为她认为，此时此地这是最好做法。警察局长匆忙叫急坏了的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去拿酒

精，自己又急忙去安慰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结果，警察局长亲笔拟就一份简明有力的告示，其原文如下：

“本年六月二十四日晨，退伍骑兵上尉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所属女婢奥丽娅·尼康特洛娃自波良基村逃逸。该女外貌：高身材，白皙脸，蓝眼睛，五官端正，头发剪短。特征：左鼻孔上有一小痣。疑已怀孕。该女潜逃时身着地主所赠花粗布裙衫。各地警察机关一经发现，立即押送P地方法院，以便交还领主。”

这件案子就此了结。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安静了一阵，过了两个来月，就把这事丢之脑后，又照旧寻欢作乐起来。

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是个任性的女人，但我不知是否有权说她心眼儿坏。至少，市里许多人都常去她家作客，她家里早晚总是俗语所说的“花天酒地”。市里的人也都知道她经常拿玛莎和奥丽娅这些女仆来取笑逗乐的事。然而，人们非但不指责她的这种行为，甚至连转弯抹角的话音也不流露。相反，大家都喜爱她，因为在他们中间，她算是一位开朗而又仁慈的太太。不少朋友都得过她各种各样的好处，她待他们则一视同仁，热情洋溢，殷勤接待。

“今天在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家用饭，汤里发现一只蟑螂。”市里有人议论她说，“你猜她怎么着？她脸不改色，满不在乎地唤来了厨师，叫他当场把蟑螂吃了下去。”

“这女人真厉害！”

“这女人真泼辣！”

当然，也有些人偶尔担心，“千万别落入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手里，当作开玩笑的对象”。不过这种担心并不是指玩笑本身，而是指“落入”这个词儿。而她本身仿佛最

一块测验人们聪明才智的试金石，至于这类玩笑后面的血泪和残忍，是谁也不去理会的。

“辛加，过来，用你的舌头舔舔炉子！”人们对辛加说。

辛加舔了舔炉子，他的舌头烧焦了。他转身走开的当儿，全身象着了火似的，脸涨得通红，眼泪喇喇地流了出来。

“嘿，笨蛋，他还哼呀哈呀的呢！”有人说。

“看他那副鬼脸！”另一些人赞叹地说。

接着便是一阵哄堂大笑。

哈哈大笑，仅此而已……

岂不明白，这一切并不包含任何恶意，开玩笑的主要目的不是说要让辛加尝尝苦头，只是想看看他那乞怜的表情，满脸通红的模样！……叫辛加舔烧红了的炉子的一刹那，这些风雅之士都默不作声；当辛加建树了偌大的“功勋”，全身通红、气喘吁吁地转身走开的那会儿，他们倒禁不住扑嗤一声笑了起来……他们之所以沉默或者发笑，并不是说赞成诸如此类的玩笑，而实在是因为戏谑之风盛极一时。

现在看来，这一切犹如一场可怕的恶梦。由于救世主沙皇陛下的慷慨承诺，俄罗斯已从这场恶梦中解脱^①。是的，全凭陛下的一道圣谕，否则谁能担保辛加此刻不再舔烧红的炉壁？谁能担保女仆奥丽娅此刻不再被绞去头发，不再被她女主人的高朋佳宾所污辱？这种恶行的根源难道仅在于一般的风俗吗？但谁不知道斯拉夫人素来就是嘻嘻哈哈、华而不实那一套？恶行之所以可能存在，应归咎于人们只懂得掉眼泪

^①谢德林为了瞒过书报检查官的眼睛，得以将此文发表，故意写了些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恭维话。

吗？但是，谁不知痛苦的泪水是往里倒流的，点点滴滴在心头积聚、燃烧，最终会沸腾起来？

在任何时候都不如那一时期的恶行之盛。人们对它已习以为常，就象它融解在空气里面，根本感觉不到似的。当时也有一些好心而又喜欢寻根究底的人问：“这算得了是件恶行吗？”接着，他在对事物作了不是片面的而是面面俱到的观察之后说：“这不能算恶行，只不过是人之常情。”于是对此也就心安理得了。

如果不是圣意严饬^①并引导我们走出血流纵横的黑夜，越过充满奸诈的深渊，谁能知道“人之常情”——那种弥漫着血腥味的善良和充满了残忍的欢乐——延绵到何年何月才得终了呢？

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场令人难受的恶梦，在这场恶梦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境遇同样地可怕。

提起他姐姐，米沙就象病了似的全身痉挛，就象有一块石头突然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那苍白的脸色比纸还白，他那才干的眼眶里又一次冒出了痛苦的泪珠。

“她还在太太跟前显灵的呢！”万尼亚继续说。

“你胡说！”从话音里可以听到米沙依稀的抽泣声。

“她显灵的事是真的！管家玛德列娜说，太太那时从房里奔出来，脸上没一点血色，几乎吓得半死。”

“你胡说，她还活着！”米沙泣不成声，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嗨，小兄弟，哪能呢！她早淹死啦——这事就象二乘

^① “……圣意严饬”指1861年由沙皇签署的俄国废除农奴制的特别诏书。

二等于四那么清楚。要是没淹死，怎么能在太太面前显灵？”

“你胡说！全是胡说八道！”米沙象发疯似的喊叫起来。

“嗨，你毕竟是个傻瓜，哭得没完没了。咱们反正是死路一条，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米沙不作声了，似乎在想心事。他想到，有次奥丽娅从他身边经过，匆匆摸了摸他的脸说：“我的小傻瓜啊！”他又想到，有次奥丽娅给他穿上一件干干净净的新衬衣，同时说：“穿件新的吧，我的小米沙！”他想到，有次奥丽娅跑进仆人住的下房，脸色苍白，眼泪直淌。他想到她那乞求饶恕的、受尽折磨的、嗓子都变了样的哭叫声：“太太，卡杰琳娜·阿法奈西芙娜，我再不啦！老爷，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我再不啦！”他想到奥丽娅的金色长发辫在剪子下怎样掉到地上，奥丽娅怎么个哭喊和挣扎……

“哎哟，别剪啊，别剪啊！”米沙耳边响起了她熟悉的哀求声。这声音如此分明、清晰，以至他突然真的相信……相信奥丽娅果真死了，是她，正是她每晚在太太面前显灵，纠缠着女主人；他甚至觉得奥丽娅就在他身旁，正在呼唤着他。

“奥丽娅在这儿呐！”他惊恐地说。

“嗨，你胡说！”万尼亚回答，但他自己也禁不住打了个寒战，本能地向周围看了一眼。

“真的，她在这儿！”米沙坚持说。

“你这傻瓜，跟你说过了，这儿谁也没有。而且，她何必在咱们面前显灵？你懂得死人为什么要显灵？为了折磨人！她干么折磨咱们？咱们又没得罪奥丽娅。奥丽娅心地好……是的，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奥丽娅是好心人！”米沙机械地重复着，同时亲切地